

小饮

王太生

小饮是人生的笃定状态,不多不少,小饮。小饮有小乐趣,小闲情,小品味,小满足。两个人,用荷叶装盘,吹风浅酌是小饮。这两人临水端坐于小马扎上,旁边是香草蒲棒,荷叶碧碧。光洁荷叶,捏成碗形,摊红烧小杂鱼于其上,色调对比,养眼又养心。鱼鲜刺细,需要细滋,酒也慢品。小马扎是个不错的坐具,显示出人格的平等,宾客相对,平起平坐,才是朋友,小马扎上有轻松大自在。

在古代,文人小饮有不同的方式和地点,饮出不同的春花秋月,际遇况味。陆游饮于梅花下,欧阳修坐饮亭中,苏东坡饮在舟上,梅尧臣悠然在竹林,司马光饮捧杯月下,柳永饮于春意融融的庭院……白居易是雪夜小饮,四周白茫茫一片,他与友人小酌慢饮,促膝叙谈,消磨了一整夜,相谈甚欢。在明代,有一个名叫许天锡的诗人,在船上一边小饮,一边欣赏眼前移动的风景,轻声情吟:“落日在鱼梁,逢人问水乡。飞花随棹远,高柳过樽凉。”

小饮是小诗。天青色,日向晚。三两句平平仄仄,仄仄平平,演绎着民间节奏,民间格调,民间气息。

小饮是小酒量,环境安静,天风轻吹,树上有花,四下寂寂,耳边无嘤嘤之调,喧哗之声。大多数时候,是一个人,或二三人,絮絮而谈,话一投机,则成朋友;已是朋友,便是老友,早已相识经年。

小饮是小人物,僻静地。小人物适宜小饮,它不分时候,不择地点。中午可小饮,傍晚可小饮,搬张小桌子,坐在屋檐下小饮;搬张小几案,车库前,篱笆院落,晚饭花开……

小饮小酌,场面简单,衣着随便。

宋代诗人吕渭老始终觉得,小饮破清寒,他在《好事近》云:“小饮破清寒,坐久困花颜玉。两行艳衣明粉,听阿谁拘束。”对于这个破清寒,儿时,我常见外祖父在大冬天饮酒,他用热水温酒,把水倒碗里,杯放其中。那时候,外祖父小饮是为了御寒,他饮得少且慢,小饮姿势,倒是与他的慢性子相符,在清凉的寒夜,平添一丝暖意。

我认识几个喜欢小饮的人,他们不急不徐,性格宁静。

一位画家朋友,作画之余也喜欢小饮,他画的那些青绿山水画,山水间,往往有一个隐者,头戴皂帽,手拄拐杖,拐杖上挂着一只小葫芦,里面灌了酒,坐亭内小饮,酒香隔空而来。他指着画中人说,那其实是他自己。他小饮,选择地点和别人不同,老公园的小山上,荷塘边……小饮觅古意,在傍晚到明代的老园子里露天小饮,坐在假山前的石凳上,听风摇竹枝,清风、明月……对饮成三人。

老城有饮者,小饮为尚。若干年前,我住在老城的西门大街。街坊里,有个老头叫“细酒”,饮酒很慢,一小壶酒,三两样小菜,能从饭前喝到晌午,一杯酒,在他手中喝出慢条斯理,喝出一种节奏。小饮要慢,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酒席上的饮酒速度越来越快。倒是怀念起从前老城人的慢酒小饮来了,不躁也不急,那份笃定和悠闲来自内心,日子温润。

小饮应该是市井的一道风景,老院里,街角路灯下,不期而遇一两个在傍晚小饮的人,酒香溢散,它们是人间烟火,城市体温,俗世味道,会撩起你的辘辘饥肠,加快回家的脚步。一个城市饮者,在自己的清浅天地小饮,其实是一个讲究仪式感,与岁月缠绵的人。

小饮给自己找一点小乐趣。这样一种从容和满足,是平民百姓的庸常生活,也是一座城性格与气质的一部分。



《泪》纸本油画

沉舟侧畔千帆过
没有沉船也许没有航路
也许没有小艇的逍遥
想起这些
总让航船们挂上长长的热泪

——童孟侯(文·图)

茶饭引

漫天星斗闲话时

胡竹峰

一天天热了,早晚也不见凉。正午时分,烈日高悬,三五只鸣蝉叫个不休,十分燥意。西瓜上市了,以前大抵是平板车,现在则变成拖拉机或者农用车了,装得满满的。

我在江南很少吃西瓜。江南有东瓜,江南有南瓜,江南有北瓜,江南无西瓜。不是说江南没有西瓜,而是江南的西瓜品质不高,口味寡。江南沙地少,雨水多,空气太潮,种出来的西瓜不够甜。偶尔遇见一个甜的,三口两口下肚,水汽却又突然袭来,甘之如饴的甜丝丝变得水汪汪一团。

小时候,夏天热,父母偶尔从村口小店抱回两只西瓜。回来后,将瓜装进尼龙袋或者用网兜套住,沉到古井里,用井水冰镇一下午,晚饭后全家人坐而分食。现在偶一回忆,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:

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平坦的稻场。乘凉的人睡在竹床上,或仰着,或趴着,或侧着。顽皮的小孩翘起双脚临空挥动,数不清的萤火虫星星点点闪着光亮。老妪摇着轱辘,从井深处拽起西瓜,放在椅子上,用菜刀打开来。刀锋过处,隐隐布匹撕裂之声,绯红色的瓜汁流在椅面上,顽童嘴馋,以手指轻濡,吮指而食。老妪嗔骂道:“你这个好吃鬼。”反手一刀,切下一大片瓜递了过去。那顽童是我,老妪是祖母。

前几天去郊区朋友家,他老岳父也把西瓜沉到井底,让我想起童年往事。现在祖母已故去好几年,再也不能切瓜给我吃了。祖母喜欢西瓜,到了晚年,十来斤重的还能吃掉半个。

一个大西瓜,三个好朋友,在漫天星斗下静坐,不必把酒也能闲话。

西瓜是真正的怡红快绿。怡红是瓜瓢,瓜瓢入嘴,心旷神怡;快绿是瓜皮,瓜皮入眼,快意无限。瓜皮的绿,像翡翠,也

像碧玉,但没有翡翠和碧玉的高贵。朴素,更多的是朴素,绿原本是朴素的。

好久没有回郑州了,朋友说今年中原西瓜丰收,卖瓜人比往昔更多。中原西瓜,以中牟所产者最佳。在郑州生活了六七年,没吃几次中牟的西瓜。现在身在南方,哪里能吃到中牟的西瓜呢?

永井荷风不喜欢西瓜。有年夏天,朋友从邮局寄来个西瓜,口占一首俳句道:“如此大西瓜,一人难吃下。”

葡萄的样子好看,不管是红色的、紫色的、蓝色的、青色的、黄色的、橙色的,还是黑色的,都好看。

我家老房子旁边有株葡萄,根藤粗如胳膊,绕在乌桕树上。每到夏天,葡萄一串串结果,在藤上,由小至大,盈盈似绿豆,累累如青珠,壮观得很。白天,乌桕树一片浓荫,葡萄笑哈哈挂在树上。夜里,萤火轻舞,虫豸杂鸣,葡萄睡在凉爽的夏风中。

新摘的葡萄滋味绝佳,轻轻一揭,皮去了大半。丢在嘴里,汁水充沛,脆嫩嫩香中透着甜。甜又并非一味到底,九分甜中缥缈着一丝酸、一丝涩、一丝苦,滋味上来了,回甘悠长。

与其他水果相比,葡萄味道繁复。梨、苹果、哈密瓜、大树菠萝,口感相对单薄一点,容不得人回味,咽下肚子,好一似食尽鸟投林,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葡萄不是这样,吃罢一串葡萄,一个上午嘴巴都是清爽的。

葡萄入了曹丕的文章,身价就高起来。

当其朱夏涉秋,尚有余暑,醉酒宿醒,掩露而食。甘而不麀,脆而不酸,冷而不寒,味长汁多,除烦解渴……道之固已流涎咽唾,况亲食之邪……即远方之果,宁有匹者乎。

——《与吴监书》

曹丕写葡萄,有人情之美,更写出了葡萄的色香味,堪称神品。信中所说的中原葡萄是什么品种,不知道,并未交代。曹丕这篇短札喜气盈盈,有小儿得饼之乐。“宁有匹者乎”五字不像帝王手笔,但文章正是好在这里,后世帝王不多见这样的性情文字。

有画家给曹丕绘像,假充学问,居然让他手持一串葡萄,恶俗得很。曹丕说葡萄脆而不酸,不少人对“脆”字颇觉讶异:脆的是什么葡萄?我吃过一种野葡萄,小拇指头般大小,入嘴有脆之感。

葡萄的香气很好闻,时有时无,一阵一阵的,时浓时淡。

吃过的葡萄,以新疆葡萄第一,口感醇正,含蓄,大度。新疆葡萄个头大,皮薄,汁水比别乡所产者足,轻轻一捏,皮就破了。

新疆葡萄好吃,新疆的葡萄干也好吃。新疆葡萄干粒大,壮实,吃起来细腻柔糯,有韧性。中国到处都在卖新疆葡萄干,即便是从“旧场”来的,也打“新疆”招牌。我母亲不爱葡萄,喜欢葡萄干。

葡萄干可以熬粥。煮稀饭外加一把葡萄干,甚美。

吃到葡萄的人说甜,吃不到葡萄的人说酸。

记得故乡乌桕树上的葡萄藤累累垂垂,很多年未见了。

故乡还有赖葡萄,与葡萄无关,形态极美。此物北方似乎不多,江南常见,浙江有地方称为红娘,不知何故得享美名。

记忆中有乡邻在墙脚种过赖葡萄。入伏后,赖葡萄从青色到金黄色。也不摘下来,任它挂在那里,看着玩。白墙黑瓦青藤绿叶,十几个赖葡萄露头露脑,真是好看。有时我们也摘下一个,捏开,但见籽儿颜色鲜红,有一点甜味,并不好吃。那种情味却惦记至今。